

觀看自己

今午，我走在開闊然而因為人來人往而顯得狹窄的道路上，有個中年男人向我搭話。

說著說著，他說他在找遊客中心，因為他在來布拉格的火車上給別人偷走了他的背包，他剛醒來的時候還以為這是一個玩笑。

我說我可以怎麼樣幫到你，他說他要77歐羅會法蘭克福，那裡有人幫到他。對，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掉進了騙錢的坑裡，不過他沒有直接問我要錢，因為他也知道我是學生而已。我想了解他的情況以判斷他是否詐騙，因此我們還談了一會兒。他說即使人來人往的大街上也很難找到援助，說很高興會有人想幫他，因此讓我寫下了聯絡方式。

此刻的我頗確定他真是困於異地的，因此我就在想77歐羅對我而言是多貴重。第一，77歐元大概就是我每月飲食與雜費的七份之一。第二，資金來自父母。首先，我之前的幾個月都在捷克銀行裡存了一些餘錢，而且我家裡財務的問題通常都是周轉不來，只要我不從家裡戶口拿額外的錢，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第二，除非需要，我不會額外洗費，因此我花費時都會問自己花費的價值在於哪裡，這不僅是對我父母賺來的錢的珍惜，更是我所追求的簡約主義的實行。

最後，我從捷克戶口裡把了77歐羅給了他。大概就是77塊無傷大雅，而且給了他錢也沒有什麼違和感，還有一點快樂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就是想如果他是一名很出色的詐騙份子，那77塊就是聘請他來換給我一點快樂的價值。你大概會說我這是過於樂觀的態度。

我覺得並不是，因為這77塊還有更大的價值。

路上，我比平常發現了更多乞丐。我在想，他們跟那位中年男子有什麼區別，乞丐們甚至不要求我給予他們多少錢。我從小以來都不喜歡給乞丐錢，因為我給了這位，我想不到理由不給下一位，如此一來不如我一開始不給，好讓我不用花腦汁把每位乞丐仔細分類，然後分配我有限的資源。我很清楚知道我不是富有的，但是我在某個程度上有自由決定如何花費有限的資金。因此，遇到陌生人問我要錢，我不能接受無意義的花費。因為我了解到我的77塊確實能幫到他回國，然而乞丐們即使我給他們錢了，我依然看不到它們會在生活上有什麼改變。我從來都不會對乞丐產生同情心，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故事。一概而論地表明“我很同情乞丐”聽起來更像一種表現自身道德修養的措辭。因此同情也不是我會出錢的理由。

我想我獲得的是一個觀看自己的機會。平常百無聊賴的時候有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浪費掉的，相比之下，這偶遇顯得更為有趣。這裡所說的觀看指的就是日省己身。它不是一個環節或要完成的工作，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每刻都可以發生。但“省”是什麼意思呢？

自然地會聯想到論語裡面的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不過我並不認同這句話，因此“省”解作“反省”並不貼切，因為我覺得“省”不是說要找出自己思維的錯誤然後矯正。我們不以為然地已經會在錯後進行反省，大概這是在教育系統裡面學到的東西，根本不用重複地去“反省”。如果我們誤把大眾所認為的對錯強行套用於自身上，繼而不思考自己對於其道德的喜惡，那矯正與否已經沒有意思了，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想接受這些道德規範。因此，一味地重複反省，然而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意見只會引起自我懷疑。

如果說對錯本來就是因人而異，不是絕對的話，那換個角度想，對錯就只說明了我們自己對某些事物的接受程度之大或小。而觀察自身對每件事物的接受程度就是關鍵，是讓自己看清自己想法的關鍵。因此我覺得“省悟”是比較貼切的解法。

一直以來，我都想不通為什麼我不想給乞丐零錢，繼而拒絕一切給陌生人錢的舉動。想不通之餘會有心靈責備。現在起碼我看清了一點。

很多東西我都看不清，因為我很多時候都不會考慮自己是否接受某件事情。我覺得語言有種力量，不說或不寫出來的話，根本是難以分清我是否接受某件事。